金鋼鑽

農髯題

定報價目：每三日出一張，增刊無定。中國境內全年兩元，半年一元一角，每月二角，日本同，其餘外國各埠加倍，均作大洋計算，報資先惠，費在內，郵票加一。

第二百九十六號　今日一張　大洋二分

廣告刊例：（新聞欄）十五字高二英寸寬為一格，每期每格洋十元；（內中縫）分三格，每期每格洋六元；（外中縫）分十五格，每期每格洋四元。（接洽）品與羅羅廣告公司接洽。

通信處南市王家碼頭二二五號　電話南市一一九九

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為新聞紙類

河南路拋球場口

時和

精製金銀首飾器皿

時樣新飾

立退脚腫丸

春雨連綿，醞釀成溼，溼邪中於人身，則病腫脹，此時不治，漸傳於內，變為溼瘟，則纏綿床褥，數月不愈，竄入心包，則猝起厥閉，不易施救。江浙濱海，地勢窪下，春夏之交，患脚腫病者尤多，初起晨愈夕腫，後乃上及胸腹，倘不施治，即發生危險，歷來名醫對於此症，每稱難治。自濟衆製藥社發明帆船商標立退脚腫丸之後，頓為醫藥界闢一新紀元，治愈者不下數萬餘人，並得多數名醫之證明，認為濟世聖藥，務望患此病者，速速購服，毋因循遲誤也。

每盒大洋六角，外埠寄費另加一角

●總發行所上海南市王家碼頭蔡陽弄東首濟衆製藥社啓

本埠經售處

四馬路世界書局　大世界北首濟華堂藥房　城內城隍廟□門寶豐烟紙號　虹口鄧脫路機汽缸斜對面泰烟紙號

一誤豈可再誤

涉足花叢，誤染惡疾，去毒不盡，貽害無窮。糖衣白濁丸乃留德柏林大學醫學博士江逢治所發明，消毒殺菌，永絕後患。專家所製，迥異尋常。一誤不可再誤，購服自宜及早。

糖衣白濁丸大瓶一元，小瓶五角，函購不取郵費。上海四川路A一三四江逢治化學製藥公司發行

內科 陸士諤

診例：（診金）門診二元，出診英租界六元，遠則遞加，號金加一，拔號加倍。（時間）門診上午十時至下午二時，出診下午三時至六時。（診所）英租界跑馬廳□□□念三號

金龍牌香烟

高等國貨

良烟如益友，須臾不可離

挽救危險

梅毒為害，重傷生命，輕成殘廢，患者如周身皮膚發疹，腎囊赤腫，魚口橫痃，臭惡流膿，甚至耳目口鼻，發炎潰爛，侵入骨髓，內蝕生命，一息尚存，患者或... 神效，世所無匹，定可不日根治。

藥房經理推薦之　蘭士哈　六零六

內服每瓶一元七角　外搽每盒一元二角

上海四馬路中太和大藥房總發行　國內外分號各藥房均有出售

內科 葉指發

每日門診北市午後一時起，近來病家常於午前到四馬路診所求診，以致徒勞往返，殊為抱歉，以後凡到四馬路診所者，務請午後蒞臨為荷。

（科目）時邪、虛勞、溼熱、風咳、血症、諸病調理、婦女經帶、諸痛、小兒痧痘疳

（診例）門診二元，出診六元，遠則遞加，號金加一，拔號加倍

（時間）門診午後一時至四時，出診四時後

（診所）西馬路寶錦里口上海圖書館內

世界書局

上海四馬路中市紅屋

■編輯各種教科書　■發行各種小說雜誌　■出售各種教育用品

△任憑選擇　△定價便宜

百福命

△清理腸胃　△增進食慾　△消滅腸中天然霉質

本藥房發行之「百福命」為排泄積滯、祛除腸胃天然霉質最上妙品，常服不特能……並有永駐童顏、不老之效。「百福命」藥片係乳酸化菌製，功用為清理腸胃，增進食慾，凡講衛生者，乞為注意。

價目：大瓶每千粒洋八元，小瓶每百粒洋一元

上海五洲大藥房發行　各藥房均有出售

■醫藥論壇■

濬泊軒三筆（陸士諤）

迎春坊恆義生綫網號主陸芹生君，知余頗深，因去歲芹生夫人產後之危症，經余治愈故。憶當日芹夫人得產後血症，大開賀筵，延余上座，芹生且為余遍讚親客，嗣後戚友有恙，無不竭力為余介紹，殊可感也。今年四月下旬，芹生令弟文美患咳喘足腫之症，芹夫人親自延余，診之六脈浮大而散，氣促息不相續，倚坐沙發不能臥，芹生詢余，西醫斷為心臟病是否。余曰，此病傷在腎，不在心，心腎同氣，腎病之極，禍及於心，西醫斷在心病，不謂無見，然病在源之腎，不在心也。芹生稱余為卓見，蓋文美素有太王之好，余言適中其弊，詢余無礙否。余曰，腎為性命之源，傷殘至此，現在病者本身之火，煎熬本身之水，水竭火息，命亦無存，無情草木，何能有濟，姑以黑錫丹返其浮越之陽，龜版人參濟其將竭之陰，服之喘減氣平，越日忽釀變候，大汗淋漓，脫在頃刻，急以牛牡蠣四兩、五味子三錢，佐以養陰之品，藥到汗止，足腫盡消，胃納亦增，芹生大慰。余以脈來無根，終不敢抱樂而觀也，後果變症蜂起，焦頭爛額，終無寸效，對於知已，殊有愧也。

女子欲絕孕，有一極靈驗之簡便法，不需服藥，不必絕慾，毫無痛苦，且對於胎孕，欲絕則絕，欲孕則孕，極其自由也。自美國山額夫人提倡節制生育而後，吾國時髦女界，羣然和之，而絕孕丹、節制丸等種種投機藥品，亦應運而生。西婦偶發一論，竟能趨易吾國多子多孫數千年相沿之風俗，奇矣。而余油踏路寓中，亦常有女客索方絕孕者，余意待於應付。失孕者之權，操自女子，只要經淨後七日之內，不與男子合，七日外而室之氣已衰，雖合不孕矣。而此種語又不能直對女客說，余於是大窘，

明星影片公司

新片預告

導演 張石川　編劇 鄭正秋

主演 宣景琳　朱飛

合演 王獻齋　黃君甫　龔靜霞　黃筠貞

俠情愛國影片

好男兒

現已攝竣　[illegible]日公映

沐皮隆國民九一四

為梅毒唯一之救星

最靈驗　最速效

保無後患第一良藥

梅毒豈非為最可怕之病症？

此病於春間未發動前，切勿遲疑，應立至醫生處以法國九一四注射，立能消除，包無後患。

●凡覺得將有此種病症發生時，應即先服近世新發明之斯多凡耳所藥片，此即患預防唯一之良法，不可不備，宜注意焉。

大醫士均鑒：如蒙索取以上二藥之用法與功效說明書，請向本行函索，當即寄上，特此通告。

總經理上海北京路二號法商立興洋行　分行 天津 漢口

分經理卜內門洋鹼公司上海四川路四十一號

上海啤酒

經理處 博物院路十七號 電話中央二千九百號

總經理 南市十六舖實紹公司周乾康 電話中央三三五二處

南京路念七號　西比利亞首飾公司

時 手 標 飾

鑽石寶石　金銀烟匣
白金鑽石　手表首飾
美術法藍　粉盒烟嘴
金銀手表　掛表檯鐘
識用器皿　雕刻玻璃

在橡皮樹園中

韋廉士醫生大補紅色丸其顯弱轉強為之奇功

身體虛弱胃不消化等症

巫來由聯邦吡叻太平埠□律一百十號同利當張俊卿先生自述云：鄙人賤恙，胃弱不化，頭暈目眩，數月於茲，飲食不進，蓋自進食少許，胸口疼痛不已，因而身體羸弱，不堪多方求治，毫無功效，及試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，即覺稍見微效，胃口漸增，疼痛亦止，於是耐心連服，諸恙悉去，頭暈等患，歸烏有，現下身體強壯，逾於疇昔矣。

觀以上中間之圖，乃是巫來由華島橡皮樹園中收割橡皮情形，該處為天下富產橡皮之區，惜乎地處熱帶，氣候炎暑，旅居每患瘴癘或熱症，因炎熱能使身體疲乏，精神困憊，耳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具補血健腦之奇功，是以馳名於巫來由、錫蘭、緬甸、蘇門答臘、爪哇、暹羅、菲律濱羣島及各國，並東方熱帶已歷多年矣。

極重頭痛虛損各症治愈

巫來由聯邦吡叻毛兵埠雞耶街劉信元先生自述云：鄙人從事於橡皮園中，去年終覺身體疲乏無力，且患頭痛甚劇，嘗試各藥，均未見效，不得已試服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數瓶之後，即見精神恢復，連服未久，頭痛亦止，欲身體強壯有力，除天下馳名補血之聖藥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之外，並無他藥可能與之比擬也。

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凡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，或直向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醫生藥局函購，每一瓶大洋一元五角，每六瓶大洋八元，郵力在內。

296

▲本報各稿皆有版權及著作權不准轉載翻印翻譯▼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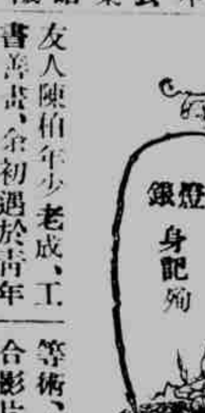
□飄萍死後之名
(半公)

余與飄萍晤面之時未甚多、而腦中嵌印其影象甚深、第一次晤面在北京、陸保權君私語余、此得謂非新聞界之漂亮人物耶、即在上海、恐亦將讓其出一頭地、蓋其時於北京新聞界、已嶄露頭角也、是次入京、多無謂之酬應、晤面多在宴會間、未能與之作當談、及新申報聘爲駐京記者兼發電員、始與稍稍通函札、時安福當國、以事捕君急、君越牆變裝得脫、一抵滬、即來館縱談脫險情形、然君雖從患難中來、而英英爽氣不少減、惟益觀花縱酒以自放、更闌酒畔、與談時事、輒慷慨不能自已、日本新聞界震其名、延爲某大報顧問、時君北上不得、始應其請、未久即返國、復經營其北京新聞事業、惟頻年國事紛更、政變迭起、君忙於新聞記者之業務、遂不復有南下之機會、而余與飄萍亦見面緣慳矣、飄萍爲人、英華發越、器宇伉爽、在朋儕中、自有一種磊落不羣之氣概、木以高而風摧、君之招戾、或即以此、奉將領語新聞界代表、謂飄萍雖死、已足以揚名、然則殺其身者、得有以成其名歟、吁、可慨已、

□雲南革命史中之趣事
(水興散人)

▲囑指

十姊妹黨魁「演辞」、與某督結不解緣、黨人皆知、始猶籍口督軍夫人寵召、常川往來、繼則卜晝卜夜、經月不歸、某督畏人言嘖嘖、黨魁亦感往來不便、遂以乃夫總參戎幕、不可遠離爲詞、老實不客氣、竟變移入督署、與某督共居矣、某督原與某總參長同學通家、同居原無可異、不過一般好事者、每竊竊私議、數黑論白、甚至指督軍公署爲北極祠師殿、(謂龜蛇實二將同居也)內中眞象如何、外人莫明、其土地堂、某日適協記公司宴客、某總參謀居首座、來賓齊集、已屆入席、某猶未到、主人連用電話向參謀處詢問、均以外出對、衆賓饑腸轆轆、有告辭而去者、主人無奈、乃備開席、仍留首座以待某、酒過三巡、鐘鳴九下、某始喘息入、一面拭汗、一面向衆賓及主人道歉、羣爭以公忙安慰某、幷請以所忙要公、當衆宣布一下、否則必罰依金谷酒數也、某以衆賓均煙霞老友、竹戰知交、無隱飾理、乃慷慨首曰、(以下均某總參長之道地白口)今天實在對不起諸君、酒亦應該罰、但是今天兄弟不惱無端白忙了半天、又忍了一肚皮鳥氣、眞是可笑可嘆、本來今天兩點鐘就要來的、不料剛出辦公室、忽然電鈴大振、一聽是由公館裏打來的、不知說了一些什麼、末後只聽得悲切切的大聲道、督軍跳黑龍潭去、快去救、快……快……去救、再要問時已經下了綫、兄弟當時吃驚非小、急傳衞兵司令查問、據說督軍今日十時乘使輿、帶領飛軍八名、馬弁六名、預先傳令、不准站隊鳴號、由後苔門出府、旋據步哨報告、督座出北門、向大小馬村方面前進、大約不是虛凝庵、便是黑龍潭、兄弟得着實在消息、不及細問、立刻騎馬飛到黑龍潭、見了督軍、詢問原由、他說、今剛起床、跨出房門、突被太太一口將小拇指幾乎咬斷、又被祖老太太打了兩拐杖、心中懊惱非常、故來此淸靜幾天、你又追來做怎麽、未必你……兄弟不等他說完、便氣虎虎的問他道、好好、你來尋開心、也罷了、怎麽要嚇家裏人、說跳黑龍潭呢、他聽見此話、反呆着臉想半天纔笑起來說、哦、是了、我臨走的時候、只有對嫂夫說了一聲、到黑龍潭去、意思是轉達老哥、暫代行拆、不料竟誤聽、勞你擔驚、眞對不起、兄弟當時、本想大發他一頓皮氣、又看見他的右小梅指、[illegible]傷不輕、只得惡耐着、將他勸了一路回來、諸位想想、參謀長只有參參軍事、連他的家事、也要我參謀起來、古人說的、清官難斷家務事、何況……●(白口到此完)席上某滑稽家、立起大聲道、所以宰相須用忍得早呵、請諸位乾一杯、於是大衆哄堂、某不待終席、即倉皇遁去、而某督軍囑指趣劇、遂舉國皆知矣、



銀燈殉身記
(惜春)

友人陳伯年少老成、工書善畫、余初遇於青年會內、見彼恆以會中幹事姓名、繪成人物花卉、使人猜索、友儕莫不嘆爲聰穎絕人、後朱瘦菊管海峯諸君、倡辦上海影戲研究社於白克路、君聞而色喜、首先加入、從事研究影片及繪題等術、未幾瘦菊[illegible]辦百合影片公司、即延君爲繪題及其佈景事、殫精竭慮、毋怠毋忽、迨採茶女出、君名大著、君於繪事外於攝影洗片接片導演等學、亦罔不悉心研究、時百合適改組、君乃徵集股款、自創金鷹影片公司於虹口天潼路、凡導演攝影接片等職、俱恭自擔任、俾晝作夜、積勞過甚、遂患咯血症、加以劇本未善、迨新片出世、營業大受影響、皇急萬狀、於是病益加劇、雖日打嗎啡針、奈病已深入膏肓、卒致不起、假使不入電影界、而以畫自娛、則不致抱恨以歿、若今之略得電影皮毛、而遽集股創辦公司者、他日之結果、亦恐不亞於陳君、吾斯作、曷不以爲陳尺車之鑒歟、

□鐵紗帽

滇邊土司、官與銜大、宣慰使、宣撫使、比鄰相望、然均綰鐵符、無銅銀領者、故歲以鐵紗帽[illegible]、承、世守勿替也、[illegible]族、占最高之位置、有[illegible]殺之勢、族人羣戴之不啻[illegible]祖者之序者、每[illegible]一點、且皆即頭戴拜跪、[illegible]仰之外、從[illegible]、以鐵紗帽從不親理民事、[illegible]日、或有特別喜慶、應受賀時、[illegible]高坐堂皇、其儀注[illegible]、是否始[illegible]時之特許、或僭越、尚待查也、鐵紗帽行[illegible]羽毛、只原配須避自隣[illegible]之正印所出者、徐則本族之期功[illegible]內[illegible]、清光宣間、干崖宣撫東波時、所擊去之十餘女郎、強半皆族中高曾祖考輩之姉姉行、而不[illegible]、又大兒戴紗帽至強壯時、十九皆攢花於首、傅粉於面、日帶少年騎從、由後門逸出、獵騙民間、貧富貴賤、不能幸逃、至本身疲之不支、而徐與荷濃者、則令從人代表、己則嘲謔觀於旁、甚有躡登代表者之背、而盡力踹之者、其暴虐不仁、直不可以方喻、此又隴川宣撫、及盞達副宣撫所優爲之而不愧者、每食必八簋五鼎、羅脅至太太、視至西席、不得與共、以符稱孤道寡之意、山海珍味、羽毛鱗甲俱全、每器必盡啖完、至不能下咽時、則吐哺於盆、以飼貓犬、其野蠻又爲稗官異史所罕見、故几士署之貓犬極肥、只見外官則膽小如鼷鼠、入座之後、問則答之、否則默之、正所謂上不敢透氣、下不敢放屁者、見畢退下、多汗流浹背、面白如死人、非經數日之休息、不能回復原狀、此又奇醜可嗤之絕倫弱點也、然又有積威所逼、而發爲最危險之設備者、清光緒某年、猛卯安撫衎伯良、以尋常行動之近桀傲也、陡聞道府廳丞、將臨其地、不面不可、面則驚惶、恐遭意外危險不及救、乃密夜趕造、預置地雷火炮於行館地下、而[illegible]線於外、意蓋設土司人見稍涉而危險者、則號炮一響、即同歸於盡也、幸是日府道賜見極溫和、不致發生不測、否則直邊數州縣、必又有流血之慘劇也、

□慌母記
(惜春)

上海的影戲公司、都是因陋就簡、搭了幾場佈景、靠着太陽光拍拍戲、倘若天陰欲雨、祇好叫苦連天、停止攝演了、所以吃影戲飯的人、沒有個不天天盼望老天放晴接續拍演、好早些開映、因此電影界人、都叫做靠天吃飯的、在這許多公司當中、祇有第一影片公司設備得最完備、他們有所很宏敞的玻璃房、不論寒風大雨、晴天黑夜、祇消開了水銀燈和炭精燈都好開攝、夜以繼日、別家公司最快每三個月出張片子、他們祇消一個月好了、且說這家第一公司的幾個男女演員、都是濟濟人才、有口皆碑、所以外界對他們都很注意的、內中有位女演員名喚陸英荷的、不但服裝漂亮、而且他[illegible]鵝蛋臉兒、最是討人歡喜、他的家世如何、曉得的人很少、聽說他的家裏人管得很緊、每逢公司拍夜戲的時候、必需要寫條子通告他家長、然後方許他在外借宿、有天在下有位當報館編輯名喚小孫先生的、特地跑來問我道、第一公司的女明星陸英荷、你可知道他有底細麽、我道那倒沒有詳細、他說今天有位曾經當過財政總長的[illegible]的下堂妾潘氏特地跑到我們報館裏來、他問我可要和女明星親朋友麽、倘有[illegible]意思、他倒情願做紅娘、替我介紹一位鼎鼎大名材貌出衆的明星[illegible]你且講給我聽、這位明星姓甚名誰、在那家公司充當演員、倘合我意、不妨嘗試嘗試、他莞爾笑道、提起此人、大大有名、乃是第一公司的陸英荷、我當下聽見了陸英荷三字、暗想雖則沒有瞧見過他的[illegible]、[illegible]在銀幕上却早已瞧過多次、丰神秀逸、的是非凡、使[illegible]陸英荷果是可人、不過和他交朋友、不知有什麼條件、潘氏道、講到條件、倒是簡單得很、每月祇消給他一百五十元零用費、再前些衣料給他夠了、小房子由你去借、每天你來一次、不過晚上總不奉陪、因爲他家裏管得嚴、可[illegible]起碼四月、倘若兩方感情融洽、不妨繼續下去、我說一個月不妨忍痛嘗嘗

如是我聞

[illegible]東[illegible]大戲院跳舞場、爲丁潤庠君獨資所經營、苦心籌劃、三載始成、其中裝飾之[illegible]、設備之周全、爲海上冠、聞購有巨片多張、擇於本月下旬開幕、屆時定有一番盛況云、(舜)

今日本報附送小金鋼鑽一張如有遺漏請向賣報人索取

□神女被謫記(中)
(系公原稿　旋蝶改作)

少頃、門闢、周姬瞻其張女也、且笑且呼曰、姊何往者、累儂等煞矣、其人不答、惟吃吃笑、周姬迴視、見非張女、乃一少年、曳五銖衣、趿雙雲履、飄然有神仙之概、不覺奢臉而叱曰、何處莽男子、胆敢潛窺仙子就浴、我將呼値日天曹、執付十八層地獄也、少年聞之、夷然弗忤、但曰、仙子毋然、鄙生王子晉、饗於阿母瑤池會上、獲覩仙袂、驚爲絕豔、徒以東方小兒在旁、未克略展殷勤之意、茲者薄遊海濱、邂逅張姊、謂鯫生與仙子、尚有一重露水因緣、必須了却、方證正果、故挖鶴而此、不圖果與仙子相値、張姊與仙子不云乎、我欲仁、仁斯至矣、仁遠乎哉、仁遠乎哉、書訖、爲之軒渠不置、周姬初遘少年、頗致恚怒、比聞其爲王子晉、且又與己有露水緣、不禁迴月臉、轉星眸、徐徐注覷子晉之面、見其長眉挺秀、美目流神、脣塗硃以更紅、齒編貝而愈白、默念吹笙王子晉、爲我仙曹第一俊人、亦既覯止、我心則降、遂亦轉嗔爲喜曰、子既仙人、何拘形體、魚戲蓮葉東、魚戲蓮葉西、各極遨遊、毋相侵犯、何如、子晉曰否、勞燕之分飛、不如鴛鴦之比翼、修到鴛鴦、神仙不羨矣、周姬亦笑而諾之、浮沉移時、張女忽至、笑謂二人曰、褰修之任、我已蕆之、不識子等何以報我、子晉曰、曩遊海上、曾得命穴九龍之簪、雙鳳之釧、得卿一言、無不從命、張女搖首示不欲意、周姬與子晉耳語有頃、子晉笑曰、卿既甘之、余固樂此也、周姬乃佯怒而起、謂張女曰、我不責姊、姊猶索報耶、我初以姊爲好人、不辭跋涉、相從至此、不圖姊乃比之匪人、設局陷我、二十年淸白之躬、今夕悉爲姊等玷汚、是可忍孰不可忍、我將往愬之阿母矣、言已、作奪門欲出狀、張女急起阻之、泣曰、今夕之事、罪誠在我、將功贖罪、惟姊所命、但乞勿聲諸阿母耳、子晉亦從旁緩頰、周姬始頳然曰、無一他、彼既以此陷我、我亦以此報之、令當坐視若曹水嬉耳、張女初猶期期不肯、曰三十年老娘倒繃孩兒、是惡乎可、然子晉則已一躍而起、捉其裾曰、善哉善哉、昔人左拍洪崖肩、右挹浮邱袖、便自以爲神仙中人、方余今日、誠蔑如也、於是三人相與拍浮乎水中、不知東方之已白、

□晾行頭
(如陸)

客有月旦近劇者、予大不喜、昨日談戲一則云、上戲賣腔調、次戲賣表演、再次則賣行頭、北戲強而南戲弱、故北戲只賣腔調、男伶無論矣、女伶如劉喜奎、鮮雲芝之輩、亦向不見其晾行頭、往往一套衣服、使用至一二年之久、而聲價益高、白菜波菜、且專用其舊者、而精神畢露、南戲賣表演、宜其有所附麗、則晾行頭尙矣、女伶不苛論、男伶如鼎鼎大名之二春、一爲小甜室台柱、一爲地蝸息居頭領、向來僅以衣服眩人、而腔調滑弱無取焉、此南北強弱殊異之點、不容諱飾者也、晚近坤伶、以晾行頭之爲男伶所竊效也、乃易而贈小照、小照又梅程荀尚之老套也、於是躊躇滿志、而坤伶之伎倆窮、陷於莫可誰何之境云云、予則謂此不足責、名爲演戲、是本色聲俱有、色聲既不可偏廢、則晾行頭亦不爲病、只不可單恃行頭、以售座耳、最足使人發噱者記焉、民二、唐氏由黔回滇、一日大請其客於金碧鑑園之雲華茶園、來時鹵簿甚盛、初入御大禮服、胸前嘉禾文虎、大小參錯如骨董肆、坐移時、改極奢靡之中國便衣、且有時恆背人以紙抹額、薄舌者謂是添粉助嬌、予則疑其當不若是之麻肉、送客時、又換常禮服、寬窄入時、一日晾三次行頭、詞色亦因之而變、初似顧盼自雄、次則顧而樂之、再次則顧影自憐矣、然猶以爲未足、乃更擇日大宴男女賓於督署、簷前設珠簾泰陳敬思[illegible]寶式之檯子一、上罩以外國大紅猩猩毡、將冠服徽章獅刀等、一一陳列其上、令來賓男婦歷觀之、幷用禮官式之兩參謀、在旁演說衣冠等級之高、料子之好、價値之鉅、獅刀嘉禾文虎之特殊、其聲調絕類申江石路上之賣顧衣者、想兩參謀亦久客滬上、常逛石路之流亞歟、予至今日思之、猶爲渠汗下不止、不知當局者回首舊事、其亦爽然若失歟、

吹簫引鳳記
(河東生)

余友好弄簫、聞有善品簫者、不遠千里求之、或以重金聘之、蓋愛簫有癖也、一日聞有麻女擅此技、必大動、所謂麻女者、是否麻姓之女、抑爲粵中之麻瘋女、則不得而知、但麻女家住蘇魯交界之韓莊、地絕遠、余友匆匆挾簫乘車往、至則茅屋疏籬、境殊幽迥、麻母聞友至、知爲簫史者流、延入一精室、請先觀余友之簫、則見晶瑩似玉、非竹非銅、知非凡品、引口吹之、聲和而潤、清風徐動、似有鳳翔集庭樹間、余友亟賞其技之工、女樂、益吹之不已、惟女子中氣弱、久之聲嘶力竭、其音淅瀝、余友曰、休矣、再吹恐余簫將裂、急拂拭懷寶而退、至今宵深酒後、信口吹之、猶若有蘭麝餘芬也、

□□□

、訂期太久、即就難以如願了、小孫先生講到這裡、在下便插言道、陸英荷早已輟演、跟了個姓李的去了、在兩個禮拜前、我在大千世界喝茶、曾經遇見第一公司一位職員、我們倆談了一回影戲事情、這位朋友祕密告訴我陸英荷新出的一樁笑話、他說今天早晨、陸英荷的母親、尋到了他們公司裏去、問昨天晚上拍夜戲爲何拍得這樣晏、往常早晨三四點鐘就可回家、怎麼今天到了十點鐘還沒有拍完呢、當時我們聽了一番話、個個莫明其妙、因爲我們這本戲的內景、在一禮拜前早已拍完了、現正忙着編排第二本戲、所以好久沒有開夜工、爲何他母親口口聲聲說他昨晚在這裏拍夜戲呢、想來其中必有原故、當時有人回答他母親道、陸英荷在這本戲裏、早已拍定當了、況且昨晚公司裏也並沒有拍夜戲、即使拍夜戲、我們劇務部也有正式通告的、英荷的娘聽了通告二字、便在懷裏摸了一張字條出來、說這不是你們公司的通告麽、我們存細一瞧、通告單的確是眞的、不過劇務部主任的簽字、却是贋鼎、後來細細打聽一回、方才明白陸英荷私取了空白通告單、自己塡好了、然後交給他母親、說今晚公司拍夜戲、倘者拍得晏、恐怕不回來、說着梳妝了一回、攜着手袋揚長去了、他母親[illegible]他近日行跡詭祕、等到次晨十點鐘敲過還不見回來、所以急忙趕到公司去探問一下、不料這一來陸英荷的秘戲、竟被他母親戳穿、原來陸英荷近日相識了一個姓李的小開、這姓李的[illegible]他購衣置飾、所費着實不少、這一夜兩人從骨倫登跳舞回來、就在旅館裏鬼混了一夜、在陸英荷的心裏、以爲家裏有了公司拍夜戲的通告單、必不起疑、祇消明天雞鳴即起、趕緊回家好了、誰料這晚跳舞跳得足軟骨酸、精神恍惚、回得棧房、又和小李拚命的廝混一番、等到鴛夢驚回、已是日上三竿、急得手忙脚亂、胡亂梳洗了一回、匆匆雇着車子回家、他母親見他媚眼惺忪、紅潮暈頰、早有幾分瞧科了、便假裝着問道、昨天公司拍夜戲、爲何拍到現在方才完畢、昨天拍的什麼戲、你可講給我聽聽麽、陸英荷猛不提防要他講戲情、嘔喘了半響、方才說道、拍來拍去、不過拍些爭奪遺產罷了、他母親聽了冷笑道、你不要瞞我了、昨天晚上你何嘗到公司去拍夜戲呢、說着將那張通告單擲給他道、今天公司派人來找你、說你冒簽劇務主任姓名、在外破壞公司名譽、要和你交涉呢、我勸你還是住在家裏、不要再到外面去闖了、你所幹的事、我都已知道、我不來責備你、因爲看你年紀己不小、不便來打罵你、你休將我當阿木林看待、我不過是裝聾作啞罷了、陸英荷被他母親搶白一頓、知道春光已洩、祇得忍氣吞聲、不便和他強辯、無奈他從小放縱慣的、現在要他鎮日住在家中、足不出戶、煙柳凝翠、露桃含淚、託香腮而惆悵、扼玉腕以徘徊、一會兒憑窗閒眺、又見小李鴿立門外、在那裏擠眉弄眼、相隔咫尺、瞭同河漢、益發情難自禁、於是毅然決然、拿了些細軟首飾、鴻飛冥冥、和小李二人過他的共同生活去了(完)

□鎗斃萬籟天
(嗒嗒上人)

客有自西子湖歸者、語余曰、萬籟天鎗斃矣、余瞿然曰、君所謂之萬籟天者、殆即神州影片公司之演員歟、曷爲而鎗斃也、客曰、五月四日、余方與妻子蕩舟湖中、碧波漣漪、倒映萬山、二堤如帶、環束西子、余謂余妻曰、如此湖山、令人有學仙之想、與卿歸積買山錢、築半椽茅屋、終老於此可乎、余妻嫣然微笑、頷首似報可、忽變色戟指曰、彼處軍人蟻集、擁一蓬頭鬼、將往鎗斃耶、噫、慘哉、余回視果然、乃囑榜人艤舟湖濱、登岸覘之、見環湖觀者如堵牆、蓬頭人坐無頂輿中、有兵兩排擁之、前爲長鎗兵、殿以盒子砲隊、軍隊既過、復有一少女蓬頭跣足、踉蹌後隨、且奔且呼哥哥、玉容慘沮、珠淚雙垂、以奔跑過速、時時顚仆、力支而起、旋又顚躓、如是者五六次、口吐鮮血、余妻掩面不忍再視、掣余袂曰、去休去休、余詢之旁人、一學生裝者曰、坐無頂轎者萬籟天也、以犯案置極刑、慘哉、余自有生以來、槍斃盜犯尙未見過、滿擬隨往一觀、內子堅弗許、遂復登舟游湖、余聆客述已、亦爲歎息不止、日昨晤周克於途、即以是事詢之、周克愕然、繼而笑曰、子誤矣、是蓋余儕在杭攝取「難爲了妹妹」劇中之一幕也、萬君現已歸滬、子不信、余當爲子介見如何、余始恍然而悟、爲之拊掌大笑、

□啓事□

下期本報改於十一日出版、新讀者注意、

凡定閱本報半年以上者、兼定小金鋼鑽、九折收費